

追思工人作家李文德先生



李文德先生。

我与工人作家李文德先生相识于20世纪90年代初。

那时,我在一家省属纺织企业任工会副主席。一天下午,西北国棉一厂工人李文德,登门自销已出版的颂扬全国纺织战线“一代楷模”赵梦桃事迹的长篇诗集《赵梦桃之歌》。或许职业相同、兴趣相投,也许谙知从文的艰辛不易,我十分爽快地买下10本,存放于工会书屋供职工传阅。其实,我早在《陕西文艺》(《延河》文学月刊前身)就拜读过他描写纺织女工爱岗敬业的短篇小说《四个洪书英》和《质量问题》。当初给我的印象是,一个普通工人能为身边的杰出代表著书立说,可佩可敬!

李文德出生于河南林县书香门第,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,做过医生、记者、编辑等,命运多舛,如他所言:“就像演绎一部跌宕起伏,辛酸苦辣的命运交响曲。”他还主动参与咸阳文化宫编辑出版的《职工文学作品选》上下册工作,分文不取。

李文德1988年6月退休后,乐文之情,笃学之心。他先后创作出版诗集《赵梦桃之歌》《邓颖超》《东方的骄傲》《李文德诗笺》,散文集《生命的乐章》《人在旅途》;《安吴商妇》(与王芳闻合著)《铁图前传》《秦商魂》《秦商世家》等13部长篇小说。天道酬勤,著作颇丰,总计800万余字且一半为“工人写·写工人”。

2010年7月,我入户采访工人作家李文德。

李老家是一套两室半的老式住房,面积58平方米,他专门辟出一间用作书房和写作间,一个三人沙发、两个座椅,摆设井然有序,略显简朴,依然书香。

我抛出首个话题:“您老咋有创作《赵梦桃之歌》的意愿呢?”

“主要缘于我是一棉人,对全国劳模、纺织战线的标杆人物赵梦桃和她的事迹再熟悉不过,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关注。

1970年我调入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当工人,亲身感受到梦桃在一棉人心中的地位 and 梦桃精神的力量之所在,愈加坚定了用手中的笔讴歌梦桃精神。其实,早在70年代我就写出了一部叙事长诗《赵梦桃之歌》,那时我将手稿交于厂宣传部一位负责人手里,他当即表态看完会给我回复。没几天,他急匆匆找到我连声道歉,说他妻子错把我的诗稿当成废纸,点了煤炉,化为灰烬。据说,两口子为此相互埋怨。1989年6月,《赵梦桃之歌》二稿脱稿后,我把原稿寄给了一家报社,好长时间无消息,到报社查询,书稿也找不到。真的,那会儿一肚子怨气,又难以发泄,只有不了了之。”

此时,李老想起了什么,从抽屉里取出一袋咖啡奶茶,冲泡好并递给我,我急忙接过呷几口,真是苦中飘着奶香。他接着说:“1990年5月,我在厂销售科跑业务,每年在厂里待的时间不超过40天,不管走到哪里,我都要带几本书在途中读,有时也在记事本上写些随笔什么的。一次我前往长沙,上飞机前,厂宣传部部长给我塞了一本厂里编印的《党的好女儿——赵梦桃》。飞行途中埋首读着,触景生情,让我又重拾续写《赵梦桃之歌》的希望。”飞机落地时,他竟完成了长诗序曲的创作。

李老兴奋地从书架上拿出已出版的《赵梦桃之歌》,我接过细看,诗集共分“赵梦桃之歌”“梦桃传人的歌”“梦桃战友的歌”“寻找”四个章节,末尾标注:1992年2月初稿,4月三稿,6月四稿。我随手翻阅序言,是时任厂党委书记陈光夷所写。

“诗集共有1700余行,163页。”李老边说边为我寻找当年见诸《中国纺织报》《陕西日报》《陕西工人报》《咸阳报》等中省市报刊,有关该书和他本人的宣传报道复印件。

李老告诉我,当年诗集出版后,在企业乃至在全纺系统唱响唱红了《赵梦桃之歌》。那年,在辽宁丹东市召开的全纺政工会议上,西北一棉领导带去的1500册《赵梦桃之歌》,被与会代表一抢而空;厂各生产车间和生活区的黑板报或墙上,大都抄录着该书的精美诗句;厂内征文、赛诗会、读书演讲赛等活动,也不乏选用该诗集中的精彩片段。在咸阳新兴纺织工业园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朗诵比赛,还有人到他家索要《赵梦桃之歌》,说要选读朗诵。足见这首经典之歌,仍在新时代里传唱着……

2007年9月的一天,“嘟嘟……”一阵

手机铃声响起,一看号码,我便知是李老打来的,接通手机传来他洪亮的嗓音:“你若不忙,来我家取新书《安吴商妇》。”我满口应承。

晚间,我直奔李老家中,环顾墙壁四周悬挂着他与一些知名作家的合影,见证了他以文交友的真挚友情。落座后,我看到桌上的长篇小说《安吴商妇》,随手拿起翻看,他说:“昨天才从出版社取回家。”

“《安吴商妇》从构思到民间搜集挖掘史料,联手创作、反复推敲修改,断断续续、数易其稿。”李老说,文学创作没有捷径,有点像绣花,得一针一针绣,不断打磨,才会有好的作品。

《安吴商妇》是一部讲述晚清时期,发生在古都咸阳三原、泾阳两县,周、吴两氏秦商望族奋斗发家,荣辱兴衰的历史著作。2007年5月,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。他和作家王芳闻历经10年,对书稿三度征询史学家、学者和文学评论家意见,经14次修订完善,终使出版,短短9个月加印4次。著名作家陈忠实生前评价:“目前,在中国文学界、在陕西,塑造一个商界女主人公形象似乎未曾见,是一部值得读的书。”著名文学评论家肖云儒点评:“《安吴商妇》第一次集中笔力表现了农业文明大背景下秦商的生活和命运,显示出特有的亮色,具有开先河的意义。”

李老告诉我,《安吴商妇》是“秦商三部曲”之首,之二三《秦商魂》《水旱码头》也已列入出版计划。



李文德先生(右)向咸阳图书馆捐赠500册书籍和手稿。

“背着画箱画遍西安”

仅城墙上同一个门楼
曾经一连画了五六天

9月21日上午,笔者在西安市环城公园南门段见到了48岁的王春辉,他正在用油画描绘雨后的城墙美景,吸引了不少散步、晨练的市民驻足观看。

王春辉是山西人,住在西安南门附近。从2017年起,他去公园等公共场所作画,已经有五年时间,除了去环城公园,还常去大明宫、莲湖公园、兴庆宫公园、革命公园,他还画过钟楼、大雁塔,有时写生还会去蓝田。“我就背着画箱画遍西安,这也是我的梦想和目标。别人问我怎么不出去走走看看,我认为西安的风景够多的了,足够我画了。”王春辉说,西安美丽的地方太多,重要的是能发现美。神禾塬也是他喜欢作画的场地之一,“这里是柳青故居,流传一句话‘大雁飞过神禾塬,误把长安当江南’。我之前在那画过一幅,有小桥有流水,别提景色多美了。”



正在写生的王春辉。

从小受奶奶影响爱上美术
第一次画素描不懂构图

王春辉第一次接触到绘画是在小

学二年级,“小时候在农村,不知道啥是画画,我奶奶剪窗花剪得特别好,我那时就喜欢。直到初中毕业了,才知道啥是素描。”

王春辉最早正式学画,是在老家的美术学校,“当时老师说我是个怪人,因为我不管画室有没有人,画画时精神集中,只要一投入,画着画着就唱起来了。”王春辉的这个习惯到现在也没改掉,在公园里也是画一会儿就唱几句,边唱边画,“也许是画画能让人心情变好。”

刚学画画时,老师拿了八开大小的纸,摆了一排几何形体让大家画静物,“那么大的纸,我就画了一个鸡蛋大小的立方体,跟小鸡吃米图似的。”王春辉说,现在想想都是趣事,那时的自己,根本不知道何为构图,“老师看了说我线条还可以,就继续教我了。我那时候看城里孩子画素描线条,觉得人家都特别厉害,他们对美术接触得早,好在半年后我就超越他们了。”

辗转多个城市扎根西安
将妻女接来生活

20岁时,王春辉从山西老家去了杭州的一家油画公司,“因为画得好,我们老板也很喜欢我,还给别人说,并不是学习不行人生就不行,画画一样有出路。”王春辉说,当时自己每个月挣2000元算是高工资了,每个月给家里1000元。

1996年,王春辉在老家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姑娘,就是他现在的妻子。“我那时在村里比较红,而且在外面也认识了很多,但我还是想找老家对象。”他说,和妻子刚认识的时候,她也不知道画画能干啥,就只是崇拜好奇,“她很诧异,画画还能挣钱。”1997年二人结婚,后来有了两个女儿。2000年,王春辉曾来过西安,在南大街摆地摊,半年后去了湖南,后来又去北京待了几年,辗转多个油画公司。慢

慢孩子大了,到了上学的年龄,王春辉回到老家。“2004年,我又来到西安,开始弄了小工作室,那时还在省体西门、八仙庵摆摊卖字画。”日子越过越好,在西安买了房子,把妻女都从老家接到了西安。

王春辉认为画画除了天赋,爱好也很重要。他说,早些年,他教两个女儿画画,“她俩开始都画得很好,但后来就不好好学了,现在一个大学毕业,一个还在上大学,都不画了。”

喜欢记录创作的过程
社交软件分享心得

今年夏天,西安出现了40多摄氏度的高温天气,王春辉去渭河附近写生,“天气太热了,光线太强并不适合作画,我当时就是想考验一下自己的意志力,晒了一天还拍了抖音,第二天背都晒伤爆皮了。”他说,这样的做法不提倡,但当时就想体验一次。

王春辉喜欢记录自己的画画过程,并发布到自己的网络账号之中:2017年3月环城公园的古城春色、2018年3月的兴庆宫公园、2019年8月的大明宫秋日……不同时间、季节和天气的同一地点,王春辉带着他的木制画箱一笔一笔用心创作,他的油画同样也记录着古城近年来的不少变化与发展,古城愈发生机盎然,“古城的环境在逐步提升,各类的设计也充满了人性化。”王春辉说,前几年西安护城河及环城公园进行了改造,公园道路平整干净了,可供市民休息的座椅多了,城墙下树木的“高低胖瘦”也恰到好处,他喜欢安静地坐着,绘出古城的美丽。

笔者在采访过程中,不断有市民驻足观看,还有小朋友来围观。70多岁的刘先生是南门附近的居民,“第一次见有人在公园画画,这里跳舞、锻炼的人多,画油的不好找。他在记录西安的美景,其实他也是美景的一部分。”

「非遗」老匠人 用微缩农具木刻 「留住」乡愁



微缩木刻工艺品。

西安市临潼区既是闻名世界的秦始皇兵马俑所在地,也是古城西安的农业大区,沉淀着厚重的农耕文化。

这里有一位省级“非遗”传承人,用巧手记录乡愁,唤醒人们对农村生活与农业生产的记忆。

“木龙木龙,越摇越红,供吃供穿,确保平安。”用方言念着一句句农谚,手里把玩着木制农具,今年80岁的老匠人李树森时常要把自己的作品摆出来晾晒,摆在桌上的耙、犁、铡刀、独轮车等,都是原物件的小比例“复刻”。他在家摆放的近百件微缩农具中,绝大多数为榫卯结构,还原了很多细节设计。像纺车、水车等甚至可以活动起来,模仿在进行农业生产时的场景。

自小生活在临潼农村的李树森老人,15岁师从当地匠人学习木艺。早年制造维修了不少农具,给邻里带来了便利也在自己心中种下了乡愁的种子。2000年前后,随着一些手工农具逐渐被机械代替,以前做过木刻工艺品的李树森萌生了制作微缩农具的想法,由于对每种农具的结构细节都了然于胸,心灵手巧的他三四天就能做出一款精美工艺品。至今,李树森制作过上千件微缩农具,一些被外地的收藏者买走,一些给邻里的孩子们把玩。每被带走一款,李树森就再拿出锯子、锉刀做一款,使这些农具成套出现。“咱老祖先发明这么多物件要配合着用,如果只有一种,你就很难给人讲清楚它的用途。”李树森说。

凭借精湛娴熟的对农耕文化的还原,李树森的“栌阳木刻”在2016年成为陕西省级“非遗”,作为代表性传承人,李树森使用原生素质制作的微缩农具淳朴自然,结实美观、精巧细腻,成为一部展现历史、传承文化、唤醒乡愁、教育子孙的活教材。尽管年事已高,但身体硬朗、眼睛明亮的李树森还在持续“镌刻乡愁”,也带出了好几位徒弟。生活在关中农村的他希望多和外地的农民或工匠交流合作,把全国典型的农具都复制保存下来。

“我做的有些农具别说现在的年轻人,就连很多中老年人都没见过,如果不复制保留下来可能再过几十年就失传了。”李树森说。

这些年,李树森想着趁自己身体尚好再制作一批原始比例的农具,把自家院子变成农耕历史展览馆。“我就是想看到小时候见过、用过的农具,都整整齐齐排在一起。”李树森说。

□郑昕 邹竞一



展示作品。



制作微缩农具。